我媽的童年

人生在線

玲　慧

我陪媽回到廣州拜祭她的父母。我從沒有見過我的外公外婆一面，甚至連照片都沒有一張。在媽心中，永遠活着一個童年，縱使那是個極爲不堪的童年。而廣州，仍然像媽的一條臍帶牽着一個母體，柔柔地把她輕扯着。

媽坐在六榕寺功德樓外的一張木椅上休息着。幾分鐘前，她激動地跪在她父母的靈位前，悔疚自己的不孝。

「我這個不孝女兒，連你們的容貌都記不起來啊！」媽淚流滿面哽咽着說。但這又怎怪得她呢？在亂世裡，一個小娃兒，她如何知道怎樣去保存一塊有父母的影像射印在上面的玻璃呢。她只記得澎冷一聲，玻璃碎成一地。從此，小娃兒的記憶裡，父母就只剩下名字而沒有實相了。

我試圖想像着，當年幾歲大的媽和比她年長七、八歲的姐姐（即我們的姨媽）是如何從一個慘絕人寰的世界裡苟存過來的。兩個舉目無親的小女孩，父親在戰亂中失去音信，母親在飢寒交迫下挨家求乞時白白餓死路邊。帶着這個叫人扼腕的遺憾，面對兵荒馬亂，世態炎涼，她們何以爲繼呢？

眼看赤貧的兩姐妹就快要餓死了，姨媽忍着如刀割般的心痛，把媽送給了一對姓顧的夫婦，她自己忍辱到日本使館當幫傭。顧姓夫婦名義上是收養媽，但事實上二人把媽當妹仔（童僕）勞役虐待。大小家務媽都要幫手。有一天，顧太太命媽往市場買一個蘿蔔，但媽年紀小，給菜販騙，讓媽拿了一個壞蘿蔔回家。顧太太叱喝媽立刻換了一根好的回來，否則不得回家。幾歲大的小女孩，拿着一個壞透了的蘿蔔，一邊哭一邊走到菜市場。她囁囁嚅嚅地站在菜販跟前抽泣着。突然，一個少年從媽身邊出現，給了她幾分錢，囑她快快買個新的蘿蔔回家。原來，那少年是顧太太的一個遠房親戚，寄宿在顧家。他變賣了身上唯一值錢的家當：一支牙刷，換了錢送給小女孩。七十年過去了，媽仍然深深記住這個雪中送炭的少年。她甚至不知他姓甚名誰，但他在懸崖邊把即將墮進深淵的媽一把拉回來的善行，卻永遠烙在媽的腦海。這是人性光輝得以彰顯的一幕，是在醜惡戰爭中生靈塗炭的黑暗世界裡的一縷燭光，好叫人對生命仍有那一丁點的希望，原來活着仍然是有意義的。良善的少年人啊，你現在身在何方呢？請你受我深深一拜，感謝你在我媽最彷徨的時候給她扶持。

姨媽得悉她唯一的親妹妹的淒涼境況後，千方百計的把媽從顧家偷回來，發誓日子如何艱難都不再與她分開。

走在沙面街上，我問媽：「你小時候常來沙面嗎？」媽深深吸一口氣，指着長到與天一樣高的棕櫚樹說：「我小時候，是個野孩子。一手抓住只比我高一點點的棕櫚樹那傘子一般的葉子，雙腳一縮，繞着樹幹盪來盪去，便在沙面盪過了一個童年。」

「那沒有其他小孩子跟你一道玩嗎？」我仍然天眞地問。

「你姨媽把我帶在身邊，央求日本領事館裡的管家特別通融，讓我可以跟她一起在領事館留宿。這哪裡還有其他小孩。」

雖然寂寞，但媽還算有棕櫚樹爲伴，成全她過了一段短短的野孩子的歲月。

後來她連當一個寂寞的野孩子的權利都永遠失去了。

她隨着姐姐和姐夫偷渡來香港，在那裡度過了她的半生。那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不妨拐個彎

文史叢譚

郝金紅

楊榮是明朝的四朝元老，爲人警敏通達，善於察言觀色。即使明成祖朱棣是這樣難伺候的上司，楊榮也能夠與他和諧相處。

一次，楊榮陪朱棣讀《千字文》，朱棣將其中的一句「天地玄黃」讀成了「天地玄紅」。一般人聽了，肯定會馬上指出這個錯誤，以顯示自己對皇帝的忠心。但楊榮聽了，卻默不作聲。

過了幾天，楊榮還是陪着朱棣讀《千字文》，朱棣仍然將「天地玄黃」讀成了「天地玄紅」。這次，楊榮依然沒有指出皇帝的錯誤，只是悠然地喝着他的茶。

後來，這件事經陪侍太監傳出宮外，有人就問楊榮：「你是侍講，陪皇帝讀書，就有責任指出皇帝的錯誤，如果皇帝今後在別處也將『天地玄黃』讀成『天地玄紅』，豈不是要鬧笑話？」

楊榮聽後，反問對方：「皇帝如此聖明，怎會輕易讀錯一個字？你怎知他不是故意讀錯來試探你呢？或者有別的什麼意圖呢？如果眞是這樣，你不假思索，脫口而出，又有何好處？」對方又問：「那就這麼讓皇帝讀錯而不糾正？」楊榮正色道：「當然要指出了，不過要講究方法，切不可直來直去，只有等到你確定皇上不是故意讀錯，或者有一天他向你詢問是否是『天地玄紅』時，方可趁此機會委婉回答：臣小時候讀《千字文》，見是『天地玄黃』，未知是否？」果然，經楊榮委婉糾錯之後，朱棣後來讀《千字文》時，這句再也沒讀錯過。

糾正上司的錯誤，直來直去，只會讓上司很難堪，從心理上對你產生反感。楊榮這般拐個彎糾正上司的錯誤，既顧及了上司的面子，又達到了應有的效果，值得深思。

麝香貓咖啡

飲食男女

李健兒

印尼咖啡有名是衆所周知的，其中爪哇、蘇門答臘、蘇拉威斯等都是名列前茅的咖啡生產地。而蘇門答臘出產的麝香貓咖啡，更是稀世咖啡，儘管一小杯會賣到六十英鎊，但是很多人對它情有獨鍾。

麝香貓咖啡俗稱「貓屎咖啡」，用貓的排泄物來製作咖啡，太不可思議了吧？可是一點都沒錯，麝香貓的排泄物就是世界頂尖極品咖啡的原料。

麝香貓是一種樹棲野生動物，棲息在二千米以下的熱帶雨林、草叢或山地。生性孤僻，喜歡夜間覓食。憑着十分敏銳的嗅覺，它們最喜歡挑選咖啡樹上顏色最鮮艷，果實最飽滿多汁的咖啡果來吃。吃進去的咖啡果經牠的消化系統，表面的果肉被分解吸收，堅硬的果核則被原封不動地排出體外。咖啡豆在麝香貓的腸道進行了一次純天然的發酵過程，期間麝香貓的胃酸不但分解咖啡豆中原有的苦澀味和酸味，而且因其腸道中極爲特殊的酶和菌種的發酵作用，排出的生咖啡豆發生了無與倫比的神奇的變化，具備了極其優異的品質，這是人工發酵方法所達不到的。被人們稱爲「自然發酵法」。

麝香貓排泄出來的咖啡豆，要先經過篩選，淘汰掉品質不佳的部分，之後要多次清洗，把摻雜了貓屎的雜質洗乾淨。洗完的咖啡豆，接着必須在太陽底下曝曬四到五天，將裡面多餘的水分蒸發掉。隨後，將移到裝有溫濕度計的木箱中，繼續曬兩個星期，才進行烘焙。每個環節可都是馬虎不得的，烘焙尤爲重要，過度烘焙或烘焙的火候不夠，都會影響咖啡的味道，所以烘焙的過程，工人要特別小心。麝香貓咖啡豆要在二百攝氏度以上的高溫中烘焙二十分鐘，只有在這樣長的高溫作用下，咖啡豆才會散發出異常香醇的味道，成爲世界極品。

沖泡好的麝香貓咖啡會浮現大量金黃色的細膩泡沫，聞起來雖然有種很特別的味道，但是喝下去的口感香醇、甘香爽滑，喝完後口腔會感到有種果香味，讓你意猶味盡，這是其他的咖啡所無法比擬的。難怪有人這樣說：「這種咖啡獨一無二，喝了它，這就像在石頭中找到了鑽石。」說麝香貓咖啡是人間極品一點也沒錯。

瘦身「三八」

文化什錦

曹愛光

每年的「三八」總會在女人堆裡小小騷動一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內地通常是放半天假，或是看場女性題材的新電影。最興奮的是到哪處好風景去踏青遊玩，大都是做媽媽的人了，那傻樂的蹦達勁兒就跟孩子春遊似的，一路嘰喳，豈止是一台戲？再後來，隨着社會生活水平的攀升，「三八」的含金量也水漲船高，除了活動，還會有一點物質收益：一條大浴巾啊，一件羊毛衫啊……自我籌劃活動到過後分享照片等等，女人們會足足亂上一兩周才能風平浪靜。這讓身邊的男同事們着實鬱悶，職場不是流行「男女搭配，幹活不累」嗎？沒有女同事相伴，怎麼工作得下去？紛紛喊着要當家屬一同出去玩，逗得大傢伙兒直樂。那些天可謂是女人們最揚眉吐氣、最神氣活現的了。

進入新世紀以後，內地「三八」的規格、待遇上了新台階，假期由半天到一天，甚至兩天、三天；遊玩的內容也不局限於拍照、打牌，逐漸增加了喝茶、聚餐；玩的範圍也越界了，從本市到出市，從本省到出省；交通工具自然也升級，早就用不着步行騎車擠公交了，動輒包一輛大客車，跟着旅行社跑，坐火車坐飛機也都不算稀奇。

今年氣候不同往年，京城推出新政後，濫用公款之風得到遏制，「三八」活動也隨之大大瘦身。少了公款的鋪張和天南地北的逍遙，婦女們的心情倒還是一如既往，至少能讓男士們不痛快一天吧。一早，徐妹妹便用「甄嬛體」在QQ上留言道：女生節這個節日眞是極好的，恭祝各位小主萬福金安！

作家眞的能退休嗎

燈下集

管　樂

美國小說家雷諾茲・普萊斯（Reynolds Price）在杜克大學教授基礎寫作時曾布置過這樣一項作業：要求學生們一周不要碰他們已經在創作的小說，一個字、一個標點都不能修改，最好連看都不要去看。一周後，班上大約有一半的學生完成了「任務」，誰知普萊斯竟勸告這些學生考慮是否應該重選專業，因爲在他看來：任何一個能停筆一周、甚至一天的人都不具備成爲作家的素質！眞正的作家受着一股強制力的支配，他們必須不斷地創作，根本沒法停筆。

美國知名作家菲利普・羅斯去年十月在接受法國雜誌《搖滾怪客周刊》（Les Inrocks）採訪時宣布了自己的退休計劃。消息一出，很多人感到驚訝。《紐約時報》記者查爾斯・麥克格拉斯爲此寫道：「對他的朋友和書迷來說，羅斯不再寫作的消息就等同他不能呼吸了。」這位在過去半個世紀創作出三十多部小說的高產作家，如今他的電腦上貼着便籤寫道：與寫作的鬥爭結束了！

顯然，菲利普・羅斯宣布退休與普萊斯堅持的信條截然相反。那麼，當作家們對手頭單調乏味的工作失去興趣、或者當他們失去了某個領域的優勢時，他們可不可以放下手中的筆，離開書桌甚至再也不回來？菲利普・羅斯並非第一個宣布退休的作家，有的作家已停筆數年之久，文學網站The Millions爲此整理出了幾種不同類型的退休作家。

第一種——過早地退休，代表人物：十九世紀法國著名詩人阿蒂爾・蘭波（一八五四——一八九一）。在二十一歲之前，既酗酒又抽食大麻的蘭波就已滿負盛名，創作了很多傑出的詩歌和散文，成爲超現實主義詩歌的鼻祖。一八七五年後，他退出詩壇，投入冒險家的生涯，在歐洲各地遊蕩數年之後，輾轉至亞洲、非洲多國，當過兵，做過採石場的領班，還販賣過咖啡和槍支。然而至今沒人能解釋：這位天才野孩子爲什麼如此早就停筆了？

第二種——帶有選擇地退休，代表人物：英國小說家愛德華・摩根・福斯特（一八七九——一九七〇）。一口氣在六年內出版了四部小說之後，福斯特沉寂了數年之久，於一九二四年出版了他最重要的一部小說《印度之行》，並因此贏得了英國布萊克文學獎。之後，福斯特再也沒有寫小說，但他並沒有停止寫作，繼續在散文、戲劇、電影劇本、評論、傳記、遊記等方面進行創作，並且當過播音員，爲歌劇寫過劇本。有一種看法覺得身爲同性戀的福斯特放棄小說的原因是他不能自如地撰寫最感興趣的同性戀主題小說。福斯特自一九一三年便開始寫作同性戀題材小說《莫瑞斯》，其後數次易稿，直到一九七一年他逝世一年後這部小說才問世，他的性取向也得以公開。

第三種——激流勇退地退休，代表人物：美國作家傑羅姆・大衛・塞林格（一九一九——二〇一〇）。沒有哪位美國作家在退休之後的名聲能比得過隱居的塞林格。在創作了《麥田裡的守望者》等一批爲人熟知的小說後，塞林格於一九五三年退出了文學界，更確切地說是退出了俗世。他從紐約搬到了新罕布什爾州鄉下，在河邊的小山附近買了九十多畝的土地，在山頂上蓋了一座小屋，過起了隱居的生活。此後，塞林格很少公開出版自己的作品，一九六五年他在《紐約客》雜誌上出版了最後一部長篇小說《哈普沃茲16,1924》。一九七四年，塞林格罕有地接受採訪並透露自己從未放棄寫作，「沒有了出版的困擾，給我內心帶來巨大的平靜。我喜愛寫作，並會繼續下去，但我只寫給自己看，只爲了興趣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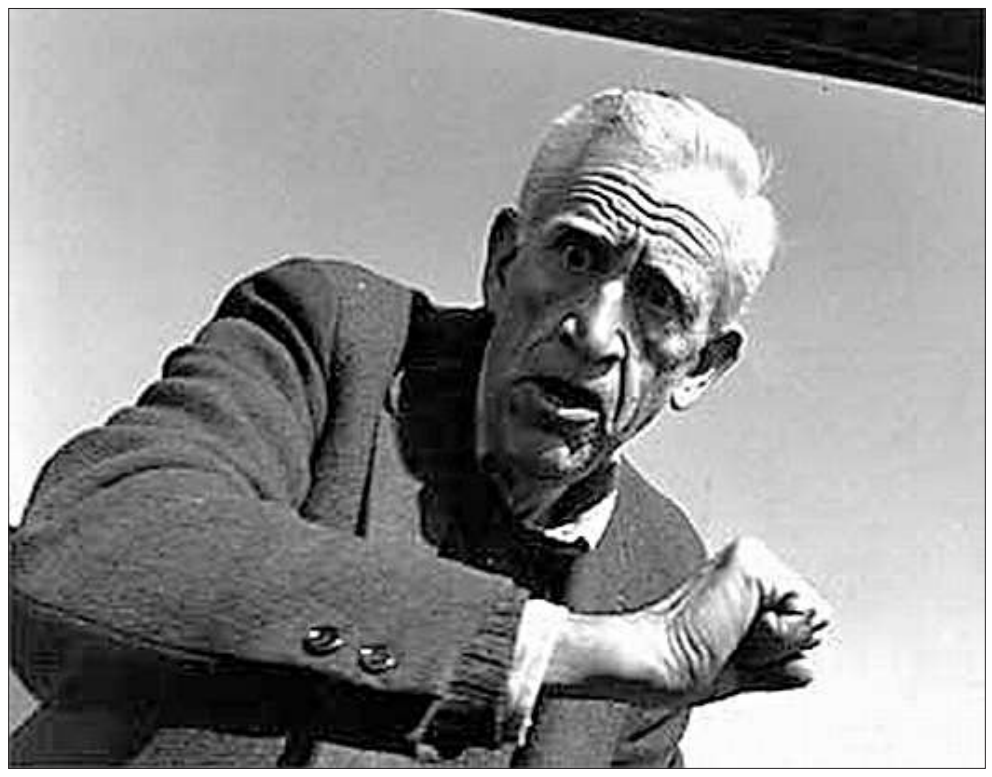
第四種——欲語還休地退休，代表人物：加拿大女作家愛麗絲・門羅。作爲公認的短篇小說大師，二〇〇一年，七十歲的愛麗絲・門羅出版了系列小說《憎恨、友誼、求愛、愛戀、婚姻》。二〇〇六年，她宣布退休。「頭號粉絲」本・多尼克去年談及門羅當時的退休決定時說：「當她宣布停筆時，我承認一定程度上有種釋然，門羅自尊心太強了，又特別有自知之明，她想讓我們像記住邁克爾・喬丹退役時給華盛頓奇才隊留下的輝煌那樣記住她。」不過，門羅的「隱退」並沒有太久。跟喬丹再次歸隊不同的是，二〇〇九年她「復出」後出版的系列小說《幸福「死了」》就很成功。在二〇一〇年的一次採訪中，門羅給年輕作家的建議就是：「在成爲作家的這條道路上，你很可能會轉錯很多彎，不斷地碰壁，直到有一天你需要停止目前所寫的，那麼接下來的情況就會越來越好，因爲你想讓它變得更好。當你年邁的時候，一想到還有其他人在這麼實踐時，你就不可能放棄寫作。」門羅現已八十一歲，仍在創作。

第五種——模糊不清地退休，代表人物：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伊姆雷。這位當年從奧斯維辛集中營獲救的猶太作家二〇〇二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去年十一月公告退休。正受帕金森氏症困擾的八十三歲伊姆雷當時在接受一本德國雜誌採訪時說：「我不想再寫了。將二戰時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和我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寫作生涯已經結束了。」消息隨之擴散，大家都以爲伊姆雷眞的退休了。然而，凱爾泰斯的美國出版商丹尼斯・約翰遜隨後發表的一篇關於他去年三月拜訪凱爾泰斯夫婦時的回憶文章使得伊姆雷的退休之說變得模稜兩可。文中寫道：「只有當伊姆雷談及自己不能完成手頭作品的擔憂時，他才會表露出非常悲傷的表情。不過，他仍在努力中，堅持着寫作，而且決定要完成它。」幾個月後，伊姆雷專門寫信給約翰遜，坦言關於退休的謠言「有點兒太草率了」，並補充說「當然，只要我還能夠創作，就會不停地寫下去」。

第六種——腰纏萬貫地退休，代表人物：美國作家蕾維爾・史賓瑟。史賓瑟在三十多歲的時候，一邊擔任着初中教師，一邊籌備着她的第一部愛情小說。隨後她又陸續創作了二十三部小說，其中有十二部登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五十四歲時，她宣布退出文壇。爲什麼史賓瑟會選擇在作品暢銷、百萬入袋時放棄寫作？這完全不像美國人的習慣。她在接受《出版人周刊》採訪時解釋道：「我需要自由。」她表示，在剛入手寫小說時自己就已經訂立了一個財務目標，一旦她達到這個目標就立刻停筆。如今她眞的做到了！

第七種——按自然規律地退休，代表人物：智利小說家羅貝托・波拉尼奧（一九五三——二〇〇三）。作家入土爲安，當然可以算作退休、不再動筆。沒有哪位已故作家在逝世後出版的作品超過智利詩人、小說家波拉尼奧。他在二〇〇三年因肝衰竭去世，享年五十歲。過世後他的作品陸續被西方國家發掘出版，長篇小說《2666》將世人對他的讚譽帶至頂峰，蘇珊・桑塔格稱他是「那一代西班牙語世界中最值得欽佩的小說家」。《2666》共分五個部分，圍繞幾位來自世界各地的文學愛好者尋找一位失蹤多年的作家的故事展開，將讀者帶到了一座殺人案不斷發生的墨西哥小城。該書入選了《紐約時報書評》二〇〇八年度十佳圖書，並於二〇〇九年獲得了美國「國家圖書批評家獎」。也許，連波拉尼奧本人都沒有想到，自己的小說會在拉丁美洲文壇掀起一陣熱浪，他身後出版的作品更是在世界範圍內受到廣泛的重視和推崇，讀者和評論界喝彩聲不斷。

回到最初的疑問：作家可以停筆麼？是的，任何一位作家都可以退休，但那些傑出的作家會隨着他們的作品流芳百世，爲世人永記。美國著名小說家威廉・福克納曾希望他的墓誌銘是「他寫作，後來他去世了」，或許改成這樣更爲確切：「他寫作，後來他去世了。但他留下的作品惠及一代又一代的讀者，名垂青史。」



作家塞林格（資料圖片）

智利小說家波拉尼身後出版的小說

約翰的困惑

域外漫筆

魯先聖

在我們的生活中，原則是神聖而不可侵犯的，但是，很多人卻輕易地拋棄了原則。拋棄了原則，自然會受到原則的懲處，這個時候，爲自己的行爲負責的，就只有自己了。約翰是一名剛畢業的大學生，一天，他準備好簡歷以後便去了一家知名企業應聘，經過初試複試的角逐後，他順利地進入到最後的面試階段。面試的最後一道題是：有十個孩子在鐵軌上玩耍，其中九個孩子都在一條嶄新的鐵軌上玩兒，只有一個孩子覺得這可能不安全，所以他選擇了一條廢棄的、鏽跡斑斑的鐵軌，他的行爲遭到了另外九個孩子的嘲笑。

正在孩子們玩得專心致志的時候，遠處有一輛火車從嶄新的鐵軌上飛速駛來。這個時候讓孩子們馬上撤離時來不及了。假設你此時正在現場，而你發現在新舊鐵軌之間有個連接卡，如果你選擇把連接卡扳到舊鐵軌上，那麼在舊鐵軌上玩耍的孩子就會喪失性命；但是如果你不扳的話，只能眼睜睜看着其他九個孩子葬身在車輪下。現在，火車馬上就要駛過來了，你該如何抉擇？

約翰思考了幾秒以後，覺得這道題很難回答，因爲不論是從人性的角度還是從法律的角度，都無法挽回生命的結束，但是一看到負責面試的經理表情嚴肅地盯着自己時，約翰又必須作出回答。約翰彷彿看見一輛飛速行駛的火車正在向九個孩子衝過去，於是他有些緊張地說：如果非要作決定，那我還是扳吧，畢竟這邊有九個孩子……

面試的經理依然表情嚴肅，他此時站起來對約翰說：「對不起，你的面試沒有通過。」約翰聽後有些沮喪，當他準備離開時，覺得有些不甘心，於是他鼓起勇氣問：「可以告訴我應該怎麼做嗎？」

經理說：「你爲什麼要去扳鐵軌呢？十個孩子中，只有一個孩子做了正確的選擇，另外九個的選擇是錯誤的，爲什麼九個孩子的過錯要讓一個無辜的孩子來承擔？你應該以事物的對錯來決定，而不是主觀的根據自己情感來判斷，既然錯了，那就應該承擔過錯，而不是把過錯推到別人身上，因爲誰都要爲自己的行爲負責！」

這個故事，闡述的是哈佛大學教科書中的一個經典理論。這個理論，意在告誡哈佛的弟子們：雖然人們常說，原則是死的，人是活的，原則有時可以根據現實的情況進行修訂改變，但是，當事情遇到道德底線的時候，就不能根據自己的情感判斷而改變原則。

任何一個人，都要爲自己的行爲負責。有時候，也許，原則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少數人是正確的，少數人就不應該爲錯誤的大多數人負責，應該負責的，是你自己。很多時候，原則是神聖的，我們必須對原則充滿敬畏。在我們的身邊，在我們的生活中，我們很輕易地就能夠發現，很多失敗的人，很多遭受了生活重創的人，都是因爲他們逾越了原則的藩籬，褻瀆了原則的神聖，而因此受到原則的懲罰。

原則的力量也正在這裡。當你輕蔑它的時候，它成爲你前行的障礙；當你尊重它的時候，它是你飛翔的翅膀。